

夏润和◎著

三十晚上 大月亮

大巴山穷乡僻壤的猫儿垭，两个“空巢”老人。一个标致的农妇，当队长的丈夫“疤老二”死于一场无名大火，她成了寡妇。一个外号“黑牛屎”的老农，老婆曾被“疤老二”强暴，患抑郁症自杀，他成了鳏夫。寡妇鳏夫年龄、形象悬殊，却演绎出一场不可思议的爱情故事。是复仇还是真爱？抑或复仇与爱情并存？

夏润和◎著

三十
晚上
大月亮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三十晚上大月亮 / 夏润和著. —成都: 四川人民出版社,
2018. 2

ISBN 978-7-220-10696-5

I. ①三… II. ①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28380 号

SANSHI WANSHANG DA YUELIANG

三十晚上大月亮

夏润和 著

责任编辑
装帧设计
责任校对
责任印制

秦蜀鄂
戴雨虹
韩 华
祝 健

出版发行
网 址

四川人民出版社 (成都槐树街 2 号)
<http://www.scpph.com>

E-mail

scrmcbs@sina.com

新浪微博

@四川人民出版社

微信公众号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发行部业务电话

(028) 86259624 86259453

防盗版举报电话

(028) 86259624

照 排

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
印 刷

自贡市华华广告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

170mm×240mm

印 张

17.5

字 数

250 千

版 次

2018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

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

ISBN 978-7-220-10696-5

定 价

58.00 元

■ 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电话: (028) 86259453

目 录

上部 孽种

- 一 天 火 / 009
- 二 农妇和蛇 / 029
- 三 高山流水 / 036
- 四 魔 杖 / 055
- 五 兔死狐悲 / 076
- 六 星星之火 / 100
- 七 人与鬼与兽 / 122
- 八 后 话 / 167

下部 涅槃

- 一 老牛耕月 / 173
- 二 月色撩人 / 186
- 三 孝顺儿女 / 210
- 四 树上的鸟儿 / 224
- 五 月落乌啼 / 237
- 六 灵魂出窍 / 244
- 七 犀牛望月 / 259
- 八 蛇 足 / 267

川东大地上一块“土坷垃”

——《三十晚上大月亮》创作手记 / 269



引子

素娟——牧童的娘——八十岁那年生病住院的时候，我去看她，她摆（说）起我哥牛娃子的事。

素娟说：“你哥牛娃子还有个相好的。”

我先是吃了一惊，然后打了个抿笑：“不可能！”

素娟说：“我未必还乱说？你嫂子菊英去世的时候，留下一件崭新的红线毛衣，对排扣钮子的。那是她新娃子参加工作头一年给她买的，她平时都舍不得拿出来穿，赶场上街走人户才拿出来穿一下。我娘——你向叔母——在菊英走了好多年以后偶然发现，她生前穿的那件红毛衣咋穿在那个婆娘的身上？她才翻箱倒柜地找，旮旯角角找遍了，都没有找到。她当初还以为是孙女桂儿收拣起了。我娘说，那肯定是你哥牛娃子悄悄塞给菊英的。不是牛娃子，还有哪个呢？”

我离开猫儿垭好多年了，不大关心那里的人和事。在那里十来年的生活，虽然也不乏快乐，但一段苦多乐少的再婚耗去了我的大好年华，至今孑然一身。往事不堪回首，就好比一根割断的肠子，将猫儿垭丢开罢了，只是偶尔给我哥的儿女打个电话，问一问我哥的健康。

要是其他人说我哥有个相好的，打死我也不会相信。

我哥牛娃子是牧童的娘的兄弟。虽然不是亲兄弟，但牛娃子十岁多点就给牧童的外爷外婆当了抱儿子，两姊妹的感情历来很深。牧童说，舅舅



家里年年杀了年猪，不用外爷外婆支派，舅舅都要到猫儿垭庙垭傍岩，把他几姊妹背过去喝“刨汤”打牙祭。舅舅叫牧童：“狗儿，来舅舅背。”这亲切的呢呼，让牧童几十年后一想起舅舅，鼻子就发酸，热泪盈眶。狗儿一般是父母或爷爷奶奶对子孙的昵称。舅舅把他当儿子在爱。牧童家弟兄姊妹五个，人多劳力弱，修房造屋、耕自留地、砍柴背柴、买猪卖猪等繁重活路，甚至政府派给牧童家的背公粮统购的任务，都全靠舅舅帮忙。有时舅舅一早到牧童家帮忙，敲门时天还没有亮。牧童听见娘说：“哎呀，兄儿（弟弟），你这么早！”

我哥和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型。我从小就“浪巴”，就是干瘦。大家都说我像我娘，我娘秀气，精灵，人不高，眼堂深，一双圆眼睛水灵灵的，嘴角有一对好看的浅酒窝。我爹墩笃，憨厚。我哥像我爹，长得很“践实”，就是壮实。

我们的爹叫王涌泉。爹娘是解放前从川东北渠县永兴场逃难讨口，或者说是私奔也行，到四川北道保宁府巴州县从化乡三甲猫儿垭落脚，住到五佛洞的。

上苍把我们两弟兄胡乱扔在大巴山南麓崇山峻岭中的一个山洞里。

我们两弟兄都是在五佛洞生的。我读中学时曾化名“山顶洞人”在县报上发表习作。

娘生我哥的那天晚上，梦见一条大水牛跑进了五佛洞。半夜时娘生了我哥，我爹刚刚把哥的脐带一剪，我们家的水牛就叫了，真的就下了头水牯牛，爹就给我哥取小名叫牛娃子。

我爹第二天去找沈家沟沈八字给我哥“排官”，即新生儿排八字。

我爹把牛娃子的生辰一报，沈八字不停地眨动他那有眼无珠的眼皮，不停地伸屈他左手的五个指头，子，丑，寅，卯，辰，巳，午，未，申，酉，戌，亥……算了半天，突然正色大声骂道：“你个狗日的王讨口子，敢欺负我一个瞎子！”

我爹连连叫屈，说：“沈先生你冤枉人，我咋敢欺负你老人家？”

瞎八字唱道：“头上两只角，鼻子上一根索，长的四只脚，不是你爷

爷就是你婆婆！这是张牛八字。”他一把揪住我爹的手，“拿钱！”

我爹赶紧解释，昨晚儿子和牛是同一时辰生的。

沈八字松开手，又掐指算了半天才说：你儿子出生时是半夜，时辰难断。你在家，他该算亥时，就是九月三十。你不在家，他背父而生就算第二天的子时十月初一。他是九月三十亥时生人。

过一阵，沈八字说：这娃娃命带两个爹娘，最好找个保爹，或者抱出去给人家当抱儿子。有智吃智，无智吃力。这娃儿一辈子要吃苦力，说个不怕得罪你的话，他是生就的长年命。但他命带三重财，有福报，一辈子不愁吃穿。

后来，牛娃子就过继给止戈先生，成了止戈先生的儿子。

牛娃子算不上五大三粗，但也算是一副大骨架，一身横肉壮如牛，一双大脚板，两扇大耳朵，娘说他脚大江山稳，耳大有福气。光脑壳，大方脸，一双牛眼睛，一脸土痣子，黑得枪都打不透，一年四季都是一双光脚板。天凉了是人都拢鞋塞袜，他还是一双赤脚。一个热天，很少穿上衣，一副光巴子，露出密集的胸毛；那毛一直连到小肚子都是青幽幽的，有人说他是条青龙。他三天不说九句话，只晓得闷起脑壳做活路。来了客人他也不打招呼，盯你一眼算是打招呼，你主动招呼他，他在喉咙里嗯一声算是答应。菊英嫂不无怪罪地对人家解释，说他像个哑巴，整死不开腔，莫跟他计较。

他家对门副队长吼天狮的婆娘杜嫂，挖苦他就是一条不会说话的牛。

止戈先生说牛娃子有五得：吃得，拿起斗碗舀饭；饿得，一天不吃饭他也不喊饿；累得，抬不动的他抬得起，挑不动的他挑得起，做起活路来从来没有歇过气；受得，你对着他的耳朵骂，骂得你口里的白泡子飞涨，他甩都不甩你，就当没有听见，当你是母猪疯发了；睡得，他倒下去就睡着，鼾声像牛叫，吭呀吭的，雷都打不醒。

他娘——牧童的外婆——向叔母曾对我说：你莫看起我牛娃子闷起那个样子，其实是知轻知重，只是不爱开腔而已。你哥是瞎子吃汤丸，心中有数得很，乌龟儿的肉在肚子里。

牛娃子不识字。“一”字认成扁担，到老了都认不得票子，一辈子用不来钱，上街不敢进厕所，因分不清男、女二字。晚年他儿子给他买了个手机，他只会按开关接听、关机，打不来电话，1、2、3、4、5都认不了，不晓得咋按键拨号。

止戈先生抱他当儿子的时候他才十一二岁，送他到垭豁里刘显才先生的私塾发蒙。只读了几天书，他就逃学爬桐子树，先生把他手板心都打肿了，他还是念的望天书。

显才先生对止戈说：孺子不可教也！他笨如牛，牛教三遍还晓得转身调头，他是一根杠子走出头，也不晓得调头。说他是生就的模子造就的船，是个扁桶就箍不圆，只有打牛扒骨（牛屁股）！就为显才先生这句话，显才先生告老（去世）的时候，他躲进五佛洞，不愿意出来给显才先生抬丧（抬棺）。

他爹止戈先生叫我菊英嫂去五佛洞把他找回来，叫他站在神龛子下面，指着神龛子上面“天地君亲师”几个字，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他念了一遍，然后说：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去给你先生显才抬丧！

牛娃子二话不说便皈依伏皈依去抬丧。

据说幸好有牛娃子抬丧，显才先生上坡那天下大雨。墓地在乌龟碑后面老坟园。棺材抬至中途上一陡坡，叫作牛卡石，遇滑，牛娃子见势不好，钻进棺材下面，一下子趴在地上，让棺材压在自己身上，棺材才没有落地。待众人吼喝一声抬起棺材时，牛娃子才从地上爬起来，当时就吐了几口鲜血。他爹叫他喝了一碗童子尿便万事大吉。

猫儿垭人说，棺材在发丧的路上落地是凶兆，不吉利，后辈人不衰即败。

由此，牛娃子以身救险的名声享誉四方。凡家有白事的都要请他去帮忙抬丧才放心。

既然是牧童的娘说我这样一个闷牛娃子哥哥还有个相好的，我当然只好勉强相信，但不好问他那个相好的究竟是哪一个，她不愿意露半句口风，我也只好隐在心里琢磨。

那个时候，猫儿垭和他年纪不差上下的寡妇只有两个：一个是外号“好东西”的天珍，被天火烧死了的队长疤老二的老婆；一个是叫“沈岔口”的沈有福，中年丧夫。我敢肯定，除此以外，牛娃子永远不可能当第三者，不会去偷人，占有夫之妇的便宜。

我也断定，猫儿垭有男人的女人没有一个人把他看得起。

唯一值得怀疑的就只有那两个寡妇。猫儿垭人说，寡妇不出门，门后必定有个人。

上部

孽种



我们猫儿垭不过是大巴山南麓米仓山余脉上的一个山垭口，属于平昌县云台乡的胜利村，以前叫作云台公社七大队。这里既没有出过伟人，也没有什么风景名胜和丰富的物产资源。所有的史书，过去、现在甚至将来都不会出现猫儿垭这个地名，但它却在我的生命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。

在我心目中，猫儿垭的月亮比哪儿都圆。猫儿垭曾经赐予我那么多的欢乐，那么多的幸福，同时也给予我一些难以抚平的伤痛。得与失都是我人生的历练。

猫儿垭对面那座山叫龙尾山，看起来朦朦胧胧的，因为那山顶终年云雾缭绕。晴天看龙尾山，远看像一条龙的尾巴，山巅峰峦起伏，有三十二个峰，又叫三十二梁。这梁上满山遍野长满了一种我们叫牛肋巴的野草，因它的叶片像牛的肋条而名。它的根扎在泥土中很长很长，呈藤状，折断根茎中可见一条浆状的白线，那便是淀粉，我们叫它蕨根。50年代末、60年代初，连续三年自然灾害。天干三年未下一场透雨，赤日炎炎，漫山焦黄，庄稼几乎颗粒无收。老百姓把能填肚子的野菜和山根树皮都吃光了，好多人吃神仙泥拉不出来，胀死了。村里大部分家里都有人饿死，命大侥幸活着的人成天像蚂蚁牵线似地上三十二梁，挖蕨根回来晒干、磨面。虽然难吞难拉，但勉强可以充饥，也算是龙尾山对猫儿垭人的一点馈赠。

龙尾山下，小学旁边有一口井，传说是龙的眼睛。据说甲子、乙丑年

连续天干两年，1959—1961年连续天干三年没断过水。泉水冬暖夏凉，清澈甘甜。这口井延续了猫儿垭人的血脉。

龙尾山的半山腰，有一个大石崖坎，远看像巨兽张开的大口，人们叫它龙口石。龙口石上边有两块大石头。一块石头状如一个石砚，人们叫它砚台石。另一块石头呈书状，层层叶岩，像一本翻开的书。有人说它叫玉石，因为在这本石书上，不知哪一代人用石钻在石上刻了一个大大的栩栩如生的女阴图案，一看就使人心潮澎湃，浮想联翩。据说，一个老先生说，“书中自有颜如玉”，就把它叫作玉石。玉石上刻着猫儿垭人的图腾崇拜。一代一代顽皮的牧童们受到性的启蒙教育，都朝那图案上面屙尿比赛，看谁的枪法最准，直中靶心。

因为这两样风水，辈辈人都说猫儿垭风水好，地灵人杰。辈辈人都笃信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，“书中自有颜如玉”。但是猫儿垭实在是属于穷乡僻壤，历朝历代并没有出过什么文臣武将之类的人物。除了出过几个有名的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的棒老二外，连秀才举人都没有出过一个。好风水徒有虚名。直到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后，猫儿垭才出了两个博士，一个移民美国波士顿，一个移民英国伦敦。人们说那是因为他们家的祖坟葬的地势好。传说那个移民美国的博士，是因为祖坟上半夜开了一朵旱莲花照亮了整个老坟园，所以其后人必出拜相入将的人物。出了一个博士也算是应验。

我们这个位置的背面是猫儿寨。站在龙尾山龙口石看猫儿寨，就像一匹老虎，虎头、虎腰、虎尾简直神似。因为人们清晨上山放牛割草忌讳说虎，虎为兽王，清晨说虎不吉利，改说猫。猫和虎同科，形状相似，所以叫猫儿寨。寨，因为山顶四面均修了坚固的石寨。相传石寨建于明朝，明朝一个皇帝到此视察过，人们又叫它圣临寨。猫儿寨山下这个垭口，自然就叫猫儿垭，先人的墓碑上又称虎项垭。

按风水说，此地乃虎踞龙盘之风水宝地。

这个垭口是当年背老二上陕西汉中的交通要道。这条青石板的小街，当年还很热闹，兴过集市。解放初还设过乡政府，叫作胜利乡，庆祝土改

胜利。这条青石板的小街，两边是两排青瓦木架房，很多都是当年的地主刘多三的房产，土改时分给了贫雇农。

这个世界真奇妙！你看那街口隔街相对的两幢四层楼高的钢筋混凝土小洋房，又是刘多三的子孙在改革开放后外出打工发了财回来修的。有人说，聪明有种，富贵有根。地主子女是不是种好、根好，没研究过。

东面那匹山是龙尾山的余脉，叫太岗山，是太阳升起的地方。太岗山陡峭雄伟，其悬崖峭壁名白石崖。白石崖的奇石构成各种象形人物、飞禽走兽。山顶原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华严寺，始建于唐朝，相传唐章怀太子被武则天贬到四川时，还到此拜过佛。可惜民国时期毁于一场大火。太岗山半山腰隐隐约约有一道横着的黑黝黝的痕迹，远看像一个无牙的老人张开大口在打哈欠，那儿便是五佛洞。山洞大得不得了，洞内宽阔，有五六个篮球场那么大，洞顶离地面很高，在山门最高处有数十丈。洞深无底，据说可以直通十几里外的邱家堡。那洞里曾经塑有五尊金身大佛，如来佛有一丈多高，洞壁摩崖造佛千余座。洞里终年香火不断，每逢农历初一、十五烧香拜佛的人络绎不绝，走一拨来一拨，连山顶都闻得到香火味，后来经过土改和“文革”红卫兵“破四旧”两次大破坏全部毁掉了。不然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旅游景点。

那五佛洞，便是我和我哥牛娃子的出生地。我们的父母是从渠县永兴场讨口上来，被刘乡长的兄弟刘止戈收留下来，安插在五佛洞安家，经管香火和一点算是寺里的公产的荒田荒地。小时候我寄居牛娃子家上猫儿垭小学，我还被同学戏称为“山顶洞人”。

站在猫儿垭放眼看，左边那匹山灰蒙蒙的，隐隐约约的大山，叫作大海山，村民发音不准确，叫成了带寒山。大海山高耸入云，山顶经年像罩住一片乌云，那是一片参天古柏。据说是国家指定的航标。1958年，全民大炼钢铁，所有的树都砍光，唯独不敢砍这山顶的柏树，才得以幸存在大海山的山顶。山岩断层处是一层又一层的鹅卵石，河沙。相传，大海山是因为地震而自海底凸起的，真是沧海桑田，世道无常。

龙尾山下左侧那一套大院子，就是我哥牛娃子的家，叫鸭池湾。因湾

内有一大堰塘，相传有一对金鸭儿半夜飞来塘中戏水，照得堰塘如同白昼，故名鸭池湾。鸭池湾两边的小山丘形成合围状，远看像一把椅子，风水先生说，这里有人要做官。果然，后来出了一个刘卿明乡长，解放后被政府“敲了沙罐”（枪毙）。因为我哥牛娃子过继给乡长的兄弟——外号“二疯子”的止戈先生，所以乡长是牛娃子的大爹。

又有人说，鸭池湾那地势远看像一个女阴，凹凸有致，是孕育万物生灵的一块好地。据说，做道场的居士立之先生曾望着鸭池湾拈须叹曰：生我之门，死我之户也！不知其含义，也许有人类因色而生、也有因色而死、生死同源之意？

据我所知，我们猫儿垭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发生两起凶案，几十年过去，至今未破。想不到这两起案子居然对我们两弟兄的人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
一件是时任大队兵民连长兼生产队长的“疤老二”挑起的燃灯湾和垭豁里两个生产队的土地纠纷，两个生产队发生械斗，混战中打死了“八卦头”，凶手未查出来。

“八卦头”是我再婚的老婆天香的前夫，这场凶案居然成就了我和天香的十八年夫妻缘。

另一件是我老婆天香生日那天晚上，我家的房子烧了，大火把醉倒在我家的天珍的男人“疤老二”烧死了。是谁放的火还是天火？至今成为悬案。

九十岁的老寿星“喜乐神”拈须叹道：那可能是天火。民国末年，新房子傍岩那套大院子就是半夜遭天火烧了的。

天火？人间烟火？

天人合一？

不瞒你说，我是从渠县漂泊到猫儿垭来的打石匠，给死了丈夫的天香当了上门汉。我老婆天香的生日是阳历 10 月 3 号，阴历八月三十。那一年我在承包县肉联厂修保坎工程。我本来是应该回去给她过生日的，但是

她生日的前几天我被他们撵出了门。我一赌气扬长而去，走了，不打算再回猫儿垭的。

我跟天香上门以前，她丈夫因打群架被乱棒打死，孤儿寡母，家里穷得舀水不上锅。六月间赤日炎炎似火烧，屋外热得像蒸笼。人家都在家歇凉打扇，狗都热得在阴凉处吊起舌头喘气，她还在山坡上戴个烂草帽割滑草皮、蓑草，挖半夏，扯夏枯草，卖了称盐打油。

我们结婚的第三年，我就新迁屋基，在学校背后土地坪修了三间大瓦房，安心和她生个一男半女过一辈子。

到第四年，她好不容易怀上了我的孩子。我早也盼晚也盼，盼星星盼月亮，心中盼望我的儿！

结果，她没跟我商量，就悄悄跑到重庆，在她当兵转业的大儿子继那里，瞒着我去医院引了产，断了我的后。

天香给我解释说：继讨了个老婆，是个重庆妹，和继一个单位，她也怀身大肚的了。媳妇说，媳妇和公婆两娘母比着生娃娃，成啥体统？她娘家妈老汉知道要笑掉牙。要么公婆引产，要么她去引产和继离婚。恰逢疤老二那几天又跑到重庆来，代表大队喊我回去引产。两面夹攻逼迫，我只好去引产。我说还是要给你打个招呼，免得怪罪我。继两口子说，打招呼就引不成了，打死王一也不会同意。

这些话是真是假，都没有意义。反正我不在他们眼里。反正我没了后人，今后我的房产和所有的一切都该他们继承，现在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巴喜不得我早滚蛋或早死！

到这时，我才悟出人心之险恶。我节衣缩食，兴家立业，对他们的关爱无微不至。她么儿子木过去是穿的千层疤衣裳，现在是春冬二季我给他脱身换套，才像个人样。世人都夸我把天香像含在口里，打扮得像一枝花。

结果呢？她几娘母把我当个什么？当个棕树一样刮皮，当个床下面的夜壶！她大儿子当兵转业到重庆邮政局，有工作了，挣得到钱了，不需要我了，就过河拆桥了。